

传统相声选

.77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张生鑫

传统相声选

本社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，印张7 14/16，字数184,000
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4,000

统一书号：8093·593 定价：0·60元

目 录

单 口 相 声

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小神仙 | 张寿臣 | 口述 | (3) |
| 巧嘴媒婆儿 | 张寿臣 何 迟 | 口述 整理 | (28) |
| 日遭三险 | 赵霁如 | 述 | (34) |
| 解学士 | 刘宝瑞 | 整理 | (42) |
| 连升三级 | 刘宝瑞 | 整理 | (68) |
| 借火儿 | 郭全宝 | 述 | (73) |
| 糊涂县官 | 张永熙 | 述 | (76) |
| 珍珠翡翠白玉汤 | 高炳华 | 整理 | (80) |
| 酒迷 | 于世德 | 整理 | (88) |

对 口 相 声

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关公战秦琼 | 张杰尧 侯宝林 | 口述 修改 | (95) |
| 戏剧与方言 | 侯宝林 | 整理 | (102) |
| 吃元宵 | 马三立 | 整理 | (111) |
| 黄鹤楼 | 马三立 张庆森 | 述 | (121) |
| 韩复榘讲演 | 刘宝瑞 | 整理 | (145) |
| 论捧逗 | 苏文茂 朱相臣 纪希 | 整理 | (153) |
| 批三国 | 苏文茂 朱相臣 | 整理 | (167) |
| 普通话与方言 | 于连仲 于春早 | 整理 | (180) |
| 数来宝 | 于春早 | 整理 | (186)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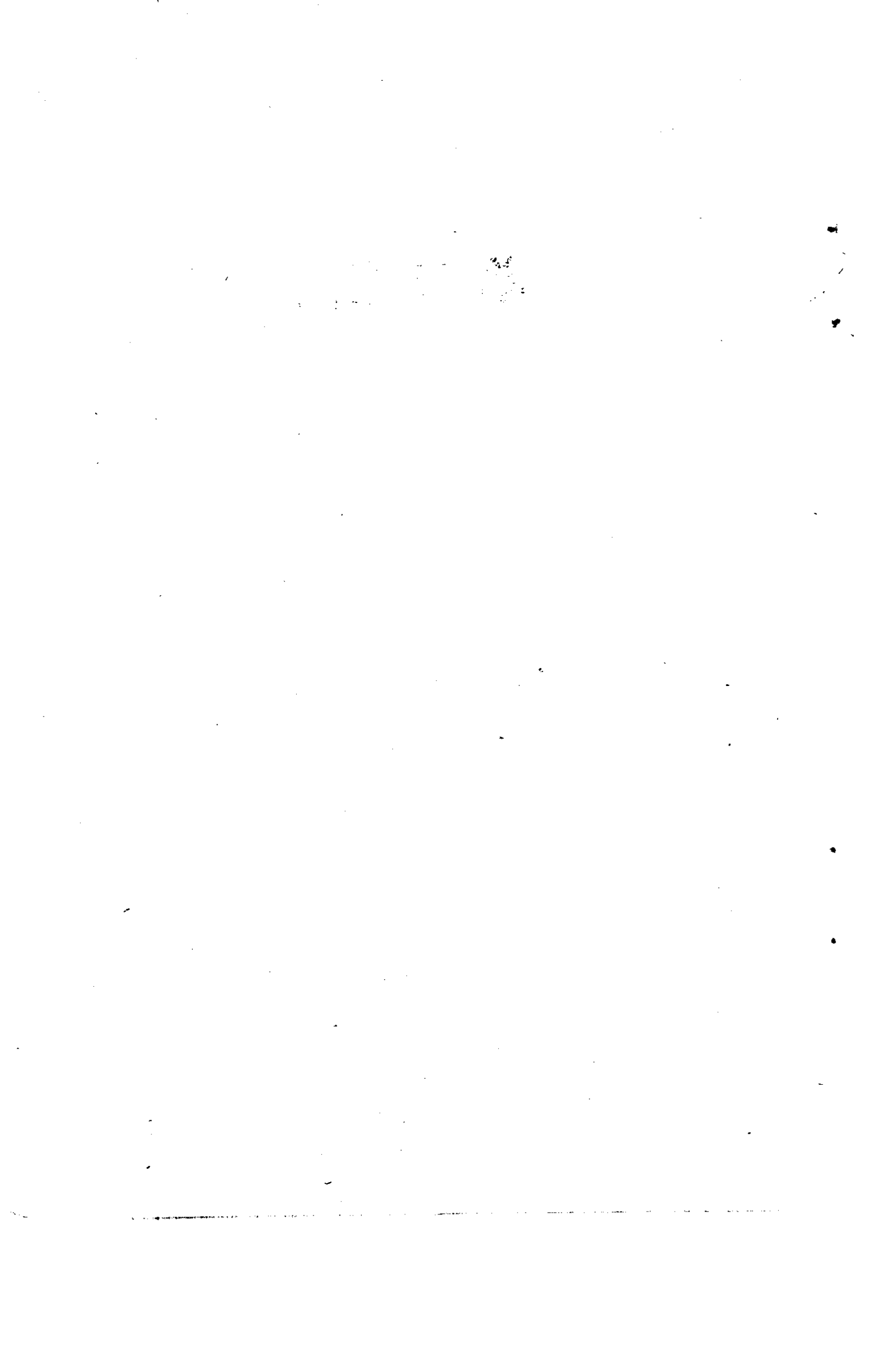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相声

扒马褂……刘宝瑞 侯宝林 孙玉奎 整理 (199)

相声小段

武松打虎……侯宝林 口述 (215)
猜字……侯宝林 整理 (222)
钓鱼……郭荣启 述 (231)
规矩论……郭全宝 口述 (234)
行者让路……韩子康 整理 (236)
顺情说好话……彦授宸 述 (239)
蛤蟆鼓儿……孙玉奎 述 (242)
东坡鱼……祥林 整理 (244)
白字会……曲宗仁 整理 (246)

单口相声



小 神 仙

张寿臣 口述

这段儿“小神仙”哪，是咱们北京的事。民国初年哪，在哈德门外花市大街摆摊儿，夏天支把伞，摊儿上头搁着好些个棋子儿，有一盘墨，一碗凉水，沏壶茶，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，这干嘛？这“圆粘儿”，什么叫“圆粘儿”？就是招人，拿这个招人。这盒子盖儿上得画画儿，他因为什么画画儿呀？凡是这个在街上相面的，他别瞧谁，他一瞧谁，这人得赶紧跑！因为什么哪？都知道他们这个毛病，他让谁相面谁也得相，谁要是不相，回头他说出话来转着弯儿骂人！可是人得围上他，他才能赚钱哪，怎么样？他画画儿，拿这画画儿招人。画画儿不拿笔，拿手指头！也画不出什么特别的来，拿手指头沾墨，在这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上画，画个什么对虾呀，画个海螃蟹什么的！我学这个劲儿您瞧，他老低着头，一抬头人就走啦！低着头画，只要有人这就一聊，有十几个人这就说起来了。那位说：“他不抬头，有人他怎么知道？”往下瞧哇往四外瞧，瞧腿呀！有六条腿，仨人啦！有十二条腿，六个人啦！二十四条腿，十二个人啦！没错儿。这是那个盒子盖儿，沾着墨，一瞧这儿有八条腿，四个人，成啦！这就说开了：

“画山难画山高，画树难画树梢，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，地下难画无浪的水，美貌的佳人难画哭，庙里的小鬼儿难画肉。”

一瞧这儿有三十多条腿啦，十几个人，这就该抬头啦！

这画儿呀且不放哪，怎么？一放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，就走啦！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儿的盒子盖儿。人站这儿是为瞧他画画儿，谁也没想到要相面啊！他往这相面这儿带：

“那位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其实谁也没说，他自个儿说！

“我是相面的。刚这么一提相面的，那位老兄啊，把嘴这么一撇，撇的跟烂柿子一样，‘二哥，咱们走吧，生意！’哈哈……小伙子，你是少见多怪呀！不错，相面的是生意，他们是生意。”

其实他煮在锅里一个味儿！

“他们生意，你怎么不是哪？你也是相面的！我相面，我这相面的今天挣一天钱哪，前半天挣的钱哪，五天花不了。我也没事，怎么样哪？画几张画儿，人都围上我啦，咱们都算有缘哪！同船过渡都有缘，何况这站会儿，每位我都送一相，不要钱。”

先拿这不要钱哪把心稳往！

“这位老兄啊，我知道他有几个儿子，将来得谁的济，受谁的累；啊，这位老弟呀，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；这位老弟有妻无妻；这位老兄啊现如今有事无事；就这四位，全送。一位对是蒙的，两位对算碰的，三位对啦是巧劲儿，四位要全对了，算我对相学有研究，你们四位也别花什么，我也不要什么，咱们是哈哈一笑，大家一散。还有一位，别瞧这儿人不多，二十多位，内中有一位要发财。”

这叫什么哪？这叫拿发财呀把人心扣住就不动啦！

“谁要发财哪？嗨！这人财可大啦！现如今他还没有撇哪，打这儿一过去，七天哪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。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，他不但不发财，而且要生气，回头我给

他两句话，让他逢凶化吉。要什么不要？等他应验之后，买包茶叶瞧瞧我来，我还许请他吃顿饭，交个朋友！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。打官司啊，他可是败诉，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，几句话他就胜诉。”

再说几句就许有人抽签儿，只要有一个人一抽签儿，跟着就相好几面，算好几挂，一天的挑费就有啦！可在这个场合最怕有人走，只要走一个人就坏，走一个人这一场子人全得散！那位说：“不至于呀，围着好几十人，怎么走一个全散？”独单相面摊儿，到这时候走一个全散。为什么呢？走人跟走人不一样，好比吧，街上看见有变戏法儿的，唱曲儿的，不论干什么的，不爱看啦，不爱听啦，就走啦。走是这么走法，好比这是场子，眼前是场子，这位不爱看不爱听想走，回头：“借光，借光。”他正大光明就走啦！这是别的场合。独单相面摊儿没有这么走人的，相面摊儿他要这么走哇，他怕相面的骂，他得慢慢儿往后退。好比这是那个摊儿啦，这位站在这儿，退了一步，他心想着往后一挤，后头的人往前一拥，不就走啦吗！他忘啦，脊梁后头的也憋着跑哪！“我们瞧你画画儿，没瞧你相面哪”谁都想走，可谁也不敢走，怎么？回头一走，他骂街呀！这位往后一退，脊梁后头的跟他一块儿闪哪，旁边儿的人也跟着闪，这是条胡同儿，要一闪哪，不就到便道上啦，到便道上，走道儿的一撞，“呼啦”这边儿一散，他眼神往这边儿一瞧，那边儿全得走，一点儿办法没有！怎么办哪？这相面的厉害，他说两句话谁也走不了，就仿佛一尺多大钉子把你脚钉地下，他多会儿钱挣够了数儿，你多会儿走！他这儿正在说着，有一位要动……

“嘿，众位，今天哪，你别瞧人不多呀，哈哈，齐

全！内中还有一位特别，因为什么？他心里有难说的事情，这话不能见人哪，什么事情哪？告诉诸位，这人哪，他女人已经跟他变心啦，又有了爱人啦！他现如今这么的……瞧瞧忘八大爷。我指实了众位看哪，谁是忘八大爷！”

大伙儿心说：“这得瞧瞧啊，瞧他指谁。”

指谁谁打他。

“那位说：你指。指，一定指。那位说：这可是危险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众目之下看着，你这么一寒碜他，他是忘八大爷，他一恼就许给你俩嘴巴呀，你们打起来，你不怕他打你吗？不怕。众位，绝对不怕。因为什么不怕哪？我要说他是忘八，他要敢翻脸，我就给他指实了，我说他女人这个爱人，多大岁数，什么相貌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，都给说清楚了！再不承认，我把名姓都给指出来，指实了他能打我吗？那位说：你指。一定指呀，指可是指呀，可有一节呀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众目之下看着，我说他是忘八，一害臊，就许跳河、上吊，人命关天哪，虽然不用抵偿，我也缺德呀！你别忙，他这就走，等他走了，我报告你是谁。”

谁也别走啦，该走的也不走啦，谁一走他说谁，受不了！这路生意人哪就这么厉害。再说几句呢，就有算挂的啦！就这工夫，头里啊，瞧热闹儿的跟瞧热闹儿的打起来啦！

独单相面摊儿，瞧热闹儿的一打起来，他算枉用心机。怎么哪？大伙儿心里全憋着走哪？这一打架，呼噜！

“不是我们不瞧你相面的，我们瞧打架的去！”

这俩人一打架，警察一来，跟着全走光，这可没有办法！

打架跟打架不同，这回谁跟谁打起来啦哪！一个老头儿跟一个年轻的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，耳朵聋啦，这只耳朵还

能听见点儿嘛儿，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见！他在外头哇瞧先生说的挺有趣儿的，听不很清楚，他打算挤到里头哇歪着身儿，把他那耳朵搁先生嘴唇那儿才合适哪！他往里挤。往里挤倒没有关系呀，他拿着一个玩艺儿讨人嫌，他爱，他爱呀，别人嫌。什么玩艺儿呀？宜兴壶。怎么叫宜兴壶？出在宜兴县哪，那阵儿旧社会老头儿都讲究拿这个。嗨！镶着铜底儿，铜嘴儿，盖儿上镶着好几个铜玩艺儿，天天擦，用心哪，这把壶擦得锃光瓦亮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，这把壶在他手里用就顶五十年啦！逢擦宜兴壶这主儿啊，它里头都倒壶开水。倒开水干嘛呀？夏天儿拿热水烫着它，越擦越亮。正三伏，手里托着托不住哇，他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儿，手托着，这手拿着块干手巾擦。往里这么一挤哪，头里站一个小伙子，二十多岁，光脊梁。茶壶过来啦，正贴他胳膊上，烫得小伙子直嚷：“哎！”一回胳膊，老头儿怕把壶摔了哇，一抱壶。这壶把胳膊粘下这么大一块皮去，立刻往外冒黄油，烫得小伙子直流汗！

“我说你怎么回事，你怎么烫人哪？”

这老头儿要是会说话哪，赶紧搁下壶，说两句好话，道道歉，不就完了吗！他不道歉，不但不道歉，他还要找理由说你碰他啦！要不怎么打起来啦哪！

“这小伙子，他怎么这么愣啊！往壶上碰，这壶摔了哪儿找去！这我爷爷的东西，在我手里就顶五十年！一百多年的壶，哪儿找？”

挨烫的这个人哪：

“哎，老梆子！我这胳膊没有你这壶值钱怎么着？”

“那是呀，你这胳膊烫坏了我给你治得好，我这壶摔了哪儿找去？没有这年候儿，有这年候儿没有这东西！”

小伙子过来就要给他一个嘴巴，这一个嘴巴要打上，老头儿就得趴下，老头儿一趴地下，壶也碎啦，谁劝也劝不了，就得法律解决。这一打官司不把买卖吵了吗！别人劝不了哇，小神仙给劝开啦！他怎么劝？他拿这算卦给劝开啦，劝开架不算，从这儿他出了名啦。

先说这年轻的，年轻的要打人哪！

“哎，老弟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！我送你两句话，你可要忍，这忍字怎么讲，知道吗？上头一刀刃儿的刃字，底下搁一心字，心尖儿上搁着刀刃儿，要不忍可就危险啦！你有牢狱之灾，刚才说要打官司的就是你。”

这年轻的慌啦：

“怎么样先生？”

他小声儿跟他说，他小声儿说是怕老头儿听见哪！其实老头儿听不见，他耳朵聋嘛。

“老弟呀，你脸上冒暗气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哪，晦气太重，哎呀，你可要忍哪！你跟那老头儿可不是现在的事呀，你们俩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哇，你把手一举，他可就躺下，他躺下你给抵偿啊！因为什么？那辈子他把你打死啦，这辈子你打死他，下辈子他打死你，你们俩一连气儿顶六十多辈子啦！你就挨一下烫不是？哈哈，得忍，得忍，冤仇可解不可结，老弟，你给他作个揖，牢狱之灾可就躲开啦，过去这三天你交好运，要发财呀！道歉，作揖作揖，道歉！”

挨烫的一听这意思满对呀，过来就作揖。

“老太爷，你烫的对，应该烫，我这点儿倒楣劲儿您给烫没啦，哈！我现在没有钱，过两天有钱我请您吃饭，我走我走。”

小伙子走啦！小伙子走啦，他算卦还算不了，怎么？老头儿开讲啦！抱着这壶：

“我这壶值多少钱，五十多年的工夫，这里头多厚的茶山……”

他还是算不了卦呀！小神仙两句话把老头儿说走啦！

“老者，别嚷啦，看你这壶吧，您这把壶出了古啦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要摔呀！这三天要不摔你保存第四天哪，跟和氏璧一样价钱——价值连城，赛过聚宝盆哪！可就怕你这造化压不住哇！”

这老头儿说：

“对嘛，对嘛！一百多年啦，可不赛聚宝盆吗！我走啦，我哪儿也不去啦，我看着壶去。”

他也走啦！

这件事呀，瞧热闹儿的半信半疑：“真的假的？”

第二天这老头儿来啦，没容三天，当天晚上就碎啦！那位说：“不对啦，怎么当天晚上就碎啦？”他要没有这句话呀，这壶碎不了，他这两句话说的老头儿回去睡不着，嘀咕哇，给嘀咕碎啦！怎么给嘀咕碎啦？咳，这事太巧啦。这老头儿光棍儿一人，没儿没女，有一个侄儿啊一个月给他几块钱，刚够挑费，自己住大杂院儿，一间北房。这老头儿是天一黑就睡，天一亮就起，天天儿把这壶哇搁八仙桌儿上。这天老头儿睡啦，睡到九点来钟啊老头儿做梦，梦见什么啦？梦见这壶啊长翅膀儿飞！梦是心头想啊，这老头儿哪，这思想全都在壶上啦，这壶过两天就是聚宝盆哪！一瞧这壶长翅膀儿飞啦，蹦起来啦！

“哎哟！”

一睁眼，没飞，还在那儿。睡觉吧，再睡睡不着啦，耗

神啦，上年纪就是这个，坐起来：

“哎呀，这三天不好看哪，白天成，哪儿不去，看着它；晚上，可是天天搁那儿，回头我要睡着了，借因由它就许走哇！猫拿耗子就许给蹬地下！我得搁一地方，猫拿耗子走不到的地方。”

他屋里又没箱子又没柜子，搁哪儿都不合适，找了半天哪也没合适地方儿，一瞧东墙呀砖活动，一一到北京啊，小房子都是砖头儿房——他抽出几块砖头儿来呀，胡噜胡噜土，这么大呀一个洞，他把壶往里这么一塞。

“正好，哈哈，猫拿耗子说什么也走不到这儿。”

找张报纸，弄俩按钉儿一按。

“睡觉吧！”

他睡啦。东屋这家街坊是干嘛的哪？拉房纤儿的。拉房纤儿这行是十纤九空，一纤不轻啊。拉着一纤儿哪就能吃一年半载的。这个拉房纤儿的半年多没开张，存俩钱儿都没啦，衣裳都当啦，现在挺热天儿就剩一套裤褂儿，穿的跟地皮颜色差不多，换哪没有第二件，洗呀没有法儿洗——大杂院儿，院里小男妇女的，他脱了上身，裤子怎么办哪？可巧拉成了一挡子，明儿早晨在茶馆儿写字儿。这一写字儿哪，他就把钱把过来啦，买房卖房成三破二，他一人靠两家儿，可就是这个呀，他挺脏的裤褂儿，怕买房的瞧着不信任他，定钱不敢交给他。怕这个怎么办哪？洗没法儿洗啊！想出一个主意来，早晨哪买来一块日光皂，顶到快黑啦，跟街坊借块搓板儿。街坊都睡啦，十点多钟啊，他这才把裤褂儿全脱了，脱下来呀怎么办哪？围着一个褥单子，拿裤腰带把褥单子一系，合着全光着，穿着一个裙子！把裤褂儿搁脸盆里头拿水一冲，贼哧哗啦，对着搓板儿一揉，搓胰子，换了几盆

水，洗得挺漂亮。

“行啦，明儿早晨穿！”

不行啊！湿的怎么穿啊？得把它弄干了哇，夏天夜短，说话就天亮，他有主意呀：找根竹竿儿，把小褂儿穿竹竿儿上，头里弄根绳儿系个扣儿；这裤子哪？把竹竿儿伸进裤腰，穿上条裤腿儿，也系上点儿，呼噜呼噜一兜风，等干喽拿进来，在凉席儿上摩挲摩挲，喷点儿水，一叠一折，在屁股底下坐。

“得啦，明儿早晨一穿哪，跟新的一样，哎呀——得把它晾起来……”

找绳儿，绳儿找着啦，没有钉儿，现找哇，找不齐全哪，找俩钉子：一个一寸的钉子，一个八寸五的大铁钉。拿大砸煤锤子，东墙啊钉这一寸的，找砖缝儿，乒乓，钉上啦。西墙钉八寸五的大铁钉。他这西墙就是老头儿东墙。

“啊，找不着墙缝儿，就这儿吧！”

大铁钉往这儿一搁，大砸煤锤“咚！”

“这还是块砖头哪？！”

“叭！噗哧！”这壶碎啦！他也不敢说话，老头儿蹦起来啦：

“哎哟，壶走啦！”

老头儿一宿也没睡，第二天一大早儿抱着这碎壶找小神仙去了，小神仙啊刚摆摊儿。

“先生，哎哟，你还说三天哪，昨儿晚上就走啦，高低碎啦！”

那挨烫的小伙子不也在那边儿住吗，全是那边儿街坊啊，贴了一贴膏药，一瞧老头儿的壶碎啦，心想：

“哎哟，嗨！哎呀，算卦先生救我一条命啊，要不我给

抵偿啦！这我得报报先生的恩。没有钱哪，请不了客呀，给先生传说传说吧。”

就这么一传说呀，这小神仙儿哪，嗨，红极一时呀！本来算一卦一个大子儿，谈一相五个大子儿。打这儿起涨行市，四个大子儿一卦，不多日子四个大子儿改十六大子儿，改两毛，两毛改四毛，四毛改一块。直顶到谈相啊，口谈就是五块，批八字儿啊，二十。这一下儿，五间门脸儿的买卖干不过这一个卦摊儿，一天哪老是一百多卦，风雨无阻，除非下大雨他算歇啦，刮大风人都围着他，他还没摆摊儿哪就好些人等着，净等他一摆摊儿抽签儿算头一卦，你瞧这人迷信到什么地步啦！不是一天两天哪，这么一说呀就是十来年呀，小神仙发大财啦！

他不是赚钱吗，有一个倒楣的生意人瞧他有气。这倒楣的生意人是干嘛的？卖野药的。在外头摇串铃啊，满市街卖切糕丸哪，赚了俩钱儿，一想：

“五十多啦，还老在外边儿跑腿儿吗！安个桌子吧！”

什么叫安桌子？就是开个买卖。在花市大街这儿赁了一处门脸儿，一溜四间房，连住带作买卖，起个字号，上点儿草药，配点儿丸散膏丹，安个栏柜，门口儿玻璃门，当中间儿一个风门，夏天儿挂帘子，挺好。他心想：

“瞧个外科，又会下药又会扎针，针灸也能来一气，这不比外头跑腿儿强吗！花市大街这儿又繁华。”

倒楣啦！怎么回事呀？两边儿好几个大药铺夹着他，人家抓药全上大药铺，小药铺人家不去。丸散膏丹也卖不出去，丸药经了一个六月都发啦，长毛啦！那阵儿又没有无线电播音，请先生啊谁也不请他，你多好能耐呀没有名誉没人请！打四月开张，直到十一月，一个子儿没卖，他这个药铺

里头一个人不进。原先还有个学徒的，现如今连学徒的都散了。你说关门吧，一关门儿帐主儿全来，倒哇倒不出去，这药铺掌柜的天天座在柜里头运气：

“十一月天气……嘿……哎呀……我倒楣呀倒在小神仙身上，这小神仙堵着我门儿摆卦摊儿！咳，我就纳闷儿，人就那么愚，他一来就把他围上，一天一天这儿围着，一天一百多卦，把我这一间门脸儿全挡上，药铺让他一挡我还卖什么钱？我把他轰走又轰不开……生意人哪！是生意人的事我全都懂啊，他怎么能灵啊！不就两句话一说就一块钱吗？！我这药铺生意……切糕丸……切糕丸我也有本儿呀，切糕也是买的，多吃点儿不治病还饱哪！这玩艺儿我轰都轰不开，这不倒霉吗！”

这位掌柜的冲着小神仙老鼓肚子。十一月天气刮大风，小神仙老顶十一、二点钟摆摊儿，今儿都一点啦还没摆哪，外头挺冷，药铺掌柜的这儿坐着，隔着玻璃窗户就瞧见啦，来俩人，直进他药铺，心里痛快啦：

“嗨，怎么样！小神仙没摆摊儿我这儿就进人嘛！都怨他挡着我的门脸儿。”

一瞧，俩人进来啦。

“辛苦掌柜的！”

他得欠身儿呀：

“哦，二位二位，请吧请吧。”

栏柜外头一边儿一条凳子，俩人坐下。

“喝茶！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，不喝不喝！”

坐在那儿呀不提买药。他半年多没开张啦，他绷不住啦，就问：“你们二位打听什么方子？”